

新會梁啟超任公著

專集第六冊

飲冰室合集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飲冰室專集之二十四

中國之武士道

蔣序

今人常有言曰。文明其精神。不可不野蠻其體魄。余謂野蠻時代者。所以造成文明時代之作用也。地球當太古之時。僅有荒荒植物之世界者。不知幾何年。此植物世界時代。孕育全地球之養氣。使之濃厚。又埋藏其植物之本質於地中。而爲石炭。假令地球無此若干年植物世界之時代。恐養氣不足於用。而石炭亦且無有。其能造吾人今日文明之時代耶。然則吾人當未進人類而尙爲動物之時。角逐於山野。以力自衛。而此體力之養成。至今日尙獲收其效用。自世益文明。用力之事寡。體力遂日益柔薄。此可爲文明時代一大憂患之事。甚則或可至以體力漸銷。而人類竟至絕滅。此毫非過慮之言也。故近時學者。百計千方。時思所以維持此體力之道。若種種體操之事。與學科並重。甚哉養力之道。固若是其要也。惟我中國。自秦漢以來。日流文弱。簪纓之族。估畢之士。或至終身袖手雍容。無一出力之時。以此遺傳。成爲天性。非特其體骨柔也。其志氣亦脆薄而不武。萎靡而不剛。今日爲異族所憑陵。遂至無抵抗之力。不能自振起。而處於劣敗之列。攷其最大之原因。未始不由於此。此尙武尙武之聲。所由日不絕於憂時者之口也。

彼日本崛起於數十年之間。今且戰勝世界一強國之俄羅斯。爲全球人所注目。而歐洲人攷其所以強盛之原因。咸曰由於其嚮所固有之武士道。而日本亦自解釋其性質剛強之元素曰武士道。武士道於是其國之人。咸以武士道爲國粹。今後益當保守而發達之。而數千年埋沒於海山數島間之武士道。遂至今日其榮光乃照耀於地球間。雖然此武士道者。寧於東洋爲日本所專有之一物哉。吾中國者。特有之而不知尊重。以至於銷滅而已。吾聞之也。凡有絕大之戰爭。往往賴有雄偉之文字。淋漓之詩歌。而後其印象日留於國民心目之間。否則不數年而黯晦消沈以盡。故戰爭必伴文學。爲今時人所屢唱。蓋非文學。則無以永戰爭之生命也。又豈特戰爭而已。凡社會中有超奇之事故。傑特之人物。又必賴有所以紀念留傳者。而後融化其超奇傑特之氣風於全社會中。漸漬積久。而成爲一民族所有之特性。不然。有奇行焉而不彰。有特操焉而不光。則無以激動社會之觀念。而人民將日返於昏庸陋劣之狀態。婆來士曰。阿拔蔑農之前。雖有幾多之勇士。然傳彼等者。以無史家。無詩人。無新聞記者。無歌者。無泣者。無讚者。而遂至埋沒於土中者也。噫。吾聞之而悲。夫吾中國之陷於不武。其受病不亦猶是哉。沈沈數千年歷史之中。其可以發揚吾國人之武士道者何限。今日而慕人之有武士道也。亦猶之仰給五金石炭之材料於外國。而不知吾國固所至皆鑛藏也。特不知開鑿而取用之耳。今飲冰主人之著是書。蓋欲發吾宗之家寶以示子孫。今而後吾知吾國尙武之風。零落數千年。至是而將復活。而能振吾族於蕉額凌夷之中。復一躍而登於榮顯之地位。以無貽祖宗之羞。其必有賴於是矣。

抑尤當進一言於此。余嘗病太史公傳游俠。其所取多借交報仇之人。而爲國家之大俠缺焉。以爲太史公遭蠶室之禍。交游袖手坐視莫救。有激於此。故一發舒其憤懣。以爲號稱士大夫者。乃朱家郭解之不若。非真如墨家

者流。欲以任俠敢死。變屬國風。而以此爲救天下之一道也。觀於墨子。重爾救宋。其急國家之難若此。大抵其道。在重於赴公義。而關係於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報復者。蓋渺焉。此真俠之至大。純而無私。公而不偏。而可爲千古任俠者之模範焉。夫報復私怨。殺仇敵而快心。此蠻野時代之風。任俠者固已恥之。若捐軀以報恩。此固爲任俠者所許。而可爲任俠中道德之一種。雖然。吾以爲必有赴公義之精神。而次之乃許其報私恩焉。不然。彼固日日欲赴公義。而適以所處之地位。有不能不報私恩之事。而後乃以報私恩名焉。要之所重乎武俠者。爲大俠毋爲小俠。爲公武毋爲私武。此毋視吾言之徒涉乎理論焉。吾蓋深有見於中國之事實。而以此不可不亟辨別之一言也。吾南人焉。請言南方。夫南方鄉里之械聞。或爲田水。或爲墳墓。合一村一族之人而起。塗膏血。捨性命。至殺傷千百人而不悔。夫非不勇焉。惜乎其用之爲爭田水爭墳墓之一小故。若擴而大之。而爲保種族強國家之事。則全地球皆將仰吾人種之勇名。雖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偉大之功業。又何難建設於吾人種之手。而又奚獨讓日本以武士道之名。使專美於地球也。抑吾邑諸暨。又請言其風俗。吾邑蓋居羣山中。於文字性不近。文風素劣於旁邑。而獨以强悍著稱。常人於襍邊。多懷逕尺之利刃。一言睚眦。輒相見以血。錢糧多自完納。官不敢進其村。催索者甚多。或兩族相鬪。陳尸數百。各由其本族之宗祠。給與死者之家屬以錢。兩造相殺傷。無報官者。若他人欲借以報仇。給死者錢。亦有定額。一言之下。數百千人可立集。故天下有事。則我邑必有與者。清初革命者數起。洪楊之變。則有包立身等。庚子之亂。亦釀教案。向嘗竊計。以爲民風若此。文化非所期。然海內風雲。則正英雄之資也。及與之語國家大事。則茫然多不省。聽之若毫不足催其興味者然。又與之引而至於五十里百里之外。則膽小如麟。竊竊思歸。其意氣與在鄉時大異。於是乃知其不可用。夫吾雖僅言南方。僅言吾邑。然不過舉其知

者言之耳。吾恐私聞勇公聞怯。吾國人之性質。直無一不若是。夫世界日益進化者也。故人事亦不可不隨之而進化。彼日本之武士道。當維新之時。既以之覆幕尊王。而用之於國家。至今日又發展其國力。與列強爭衡。而用之於境外。若夫南洋各島之士番。跳梁山林。出而噬人。豈曰不武。然而日本之用武焉。博美名。享榮譽。握東洋之霸權。而鞏國家之基礎。貽子孫以無疆之大業焉。而南洋各島之士番。號爲野蠻。名曰兇惡。而土地削奪。種族衰耗。同一用力。而有若是其大不同者。無他。亦其用之之道有大小焉而已。吾聞解剖英雄之性質者。其一條曰。凡英雄者。爲國家爲社會而動者也。然則由是而推續之。爲國家社會而不動者。非英雄也。不爲國家社會而動者。亦非英雄也。我國人多爲國家社會而不動。否則不爲國家社會而動。是兩皆非英雄之道也。夫我同胞號稱四萬萬。於人數居全地球種族中第一位。宜乎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矣。然我人種。非但不能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也。異族列強。得統轄吾之土地。而鞭箠吾之人民。而我人種。佻佻倪倪。俯首帖耳。不稍自恥。奮怒於厥心而思振起。而徒用其武力於一身一家一鄉一邑之事。如蟻之聞於隙中。不知有天地之大。其智識曾不過高出南洋各島之士番一等也。如是而欲不爲人之所弱。亦難矣。昔孟子告齊宣王以好大勇無好小勇。吾亦欲以是言。進於吾人之前。夫是以惓惓焉。獨置辨於此。而欲擴張我國人尚武之範圍而大之。誠審是意而讀是書。取古人武勇之精神。因時勢而善用之。其於提唱尚武者之心。必蓋有合矣。

甲辰仲冬蔣智由識於日本之東京

楊敘

新會梁氏撰中國武士道一書既成。且自爲之敘。以示楊度。楊度曰。子之命是書爲中國之武士道也。豈非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乎。其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也。豈非以武士道之名。雖日本所有而中國所無。然以云武士。則惟日本以爲藩士之專稱。以云武士道。則實不僅爲武士獨守之道。凡日本之人。蓋無不宗斯道者。此其道與西洋各國所謂人道 *Humanity* 者。本無以異。西人以此問題競爭戰鬪而死者。史不可勝述。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。有輕死尙俠之意焉。中國古昔雖無此名。而有其實。則假彼通用之名詞。以表揚吾民族固有之天性。固無不可也。雖然。合二國之歷史比較而觀之。此中有一大問題焉。乃日本之武士道。垂千百年。而愈久愈烈。至今不衰。其結果所成者。於內則致維新革命之功。於外則拒蒙古。勝中國。併朝鮮。仆強俄。赫然爲世界一等國。若吾中國之所謂武士道。則自漢以後。卽已氣風歇滅。愈積愈懦。其結果所成者。於內則數千年來。霸者迭出。此起彼仆。人民之權利。任其剗削。任其壓制。而無絲毫抵抗之力。於外則五胡入而擾之。遼金入而擾之。蒙古滿洲入而主我。一遇外敵。交鋒卽敗。至今歐美各國。合而圖我。人爲刀俎。我爲魚肉。國民味味冥冥。知之者不敢呻吟。不知者莫知痛苦。柔弱脆懦。至於此極。比之日本。適爲反對。一則古微而今盛。一則古有而今無。現象之相反如此。此其故何哉。梁氏之論中國也。曰專制政體之故。楊度曰。豈獨政治。蓋亦學術之異。有以使之然者矣。夫日本本無固有之學術。自與中國交通以後。乃以中國之學爲學。直接而傳中國之儒教。間接而傳印度之佛教。舉國中人。無能出此二教之範圍者。夫此二教者。其義相反。而其用有相足者。何以言之。孔子之道。專主現世主義。諄諄於子。

臣弟友之節。仁義禮智之道。經傳所載。惟於身心性命家。國天下之關係。反復言之。而於有生以前。既生以後。皆不過問。故曰。未知生焉知死。又曰。吾欲言死有知乎。恐孝子順孫。妨生以事死。吾欲言死無知乎。恐不孝之子。棄其父母而不葬。故惟言朝聞道可以夕死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以此數語。爲其教戒而已矣。蓋儒教對於生死問題。乃以局外國而嚴守中立者也。其切於人事之用。而不使人探索於空虛。自非他教所能及。故有謂儒教爲非宗教者。若夫佛教。則不然。釋迦本以此死生問題。棄其王子之位。三衣一鉢。入山學道。彼時觀天地念無常。觀山川念無常。觀萬物形體念無常。經十二年。而一旦於菩提樹下。豁然大悟。其後廣說妙法。普濟衆生。皆無不準此問題。以爲濟渡。以三界爲火宅。以此身爲毒蛇。特立十二因緣。以明生老病死。因果環復。苦業無窮。而以滅去無明。免此生死爲唯一之手段。以爲身者衆苦之本。禍患之源。又以生死皆由于心。若心滅則生死皆滅。龍樹諸人。釋之。亦謂所有一切法。皆是老死相。終不見一法。離生死有住。皆對於生死問題。而力求其寂滅者也。此與儒教教義。實爲大相反對。而日本學之。則反能得二者之長。而相輔相助。以了人生之義務。故其人於成仁取義之大節。類能了達生死。捐軀致命以赴之。故楠正成之將赴難於湊川也。詣明極楚俊禪師而問。以死生交謝之際。禪師答曰。截斷兩頭。當中一劍。而正成遂死。新田義貞之將死國也。以書遺子孫曰。進亦非死。退亦非生。死生終必有期。譬如由晝入夜。由夜入晝。其徹悟通達如此。故能輕棄其學佛之軀殼。以保全其學儒之精神。西鄉福澤之流。皆遵此道。以成一世之偉人者也。吉田松陰有言。道盡心安。便是死所。乃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。故山岡鐵舟之論武士道曰。武士道之要素有四。一報父母之恩。二報衆生之恩。三報國家之恩。四報三寶之恩。三寶者。佛法僧也。而行此武士道。無偶義焉。一言以蔽之。至誠無我而已。由此觀之。則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者。實儒

實佛。非儒非佛。幾於參合融化。兩取其長。而別成一道矣。然其學儒之弊。不至文柔不振。而流於朝鮮。學佛之弊。不至虛寂無用。而流於印度。此必非拘守一家之說者。可以期此美果者也。而儒教之中。於孔孟以後。獨宗陽明。更以知行合一之說。策其以身殉道之情。此又於儒術派別之宗尚。亦有以異於我國。擇術既異。收效自殊。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。而日本所以致霸於東洋者也。由是反而觀於我國。則戰國以前。學術繁盛。未定一尊。人各鼓其聰明才智。以自獻於社會。故其時實行之力。亦甚強毅。學道之士。心有所識。身必赴之。雖殺身冒死。不顧焉。故中國之武士道。於彼時甚爲發達。及乎劉漢之世。罷黜百家。獨宗儒術。其後歷代霸者。利其便己。皆因襲之。專以儒教爲其國教。其間宋儒程朱之儔。稍變面目。雖不如陽明之卽知卽行。勇敢能任。然於孔子之義。無大背焉。夫以儒教之專重現世主義。言生而不言死。切事近情。教人以求仁之術。使中國而果於數千年中。實行孔子之道。以至於今。則雖不能以雜霸武功。與今世列強爭雄於地球之上。亦豈不能使彬彬禮義。爲東方君子之國乎。無如自漢以來。所謂尊崇儒教者。不過表面上欺人之詞。而其實則所行者。非儒教而楊朱之教也。世之學者。皆謂楊朱祖述老聃。然老聃之道。廣漠無涯。範圍至大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謀。皆自此出。楊朱之學。不足與比肩也。莊子則固儒教之達人。略文而從質者。其論生死曰。方生方死。方死方生。又曰。死者。上無君。下無臣。亦無四時。從然而以天地爲春秋。雖南面王。遂不能過。此齊物論之旨。其意有所寄也。若列子則主萬物一體者。其言曰。死者人生至樂之大者也。大哉乎死。君子息。小人伏。善哉古之有死也。仁者息。不肖者伏。夫莊子以貴賤論。可以警富貴之偷生者。列子以君子小人論。以爲同有一死。則君子何必爲善。小人何必不爲惡。此於勸世之道。無所當矣。然未如楊朱之甚也。楊朱之言曰。百年者壽命之大者也。雖然。達於百年者。於千人無一人焉。又曰。人之生

者奚爲哉。奚樂哉。曰：鮮衣厚食之爲爾。聲音美色之爲耳。又曰：萬物所異者生也。所同者死也。生則有賢愚貴人。所以異也。死則有臭腐消滅。是所同也。又曰：十年亦死。百年亦死。仁聖亦死。兇愚亦死。生則堯舜。死則腐骨。生則桀紂。死則腐骨一矣。孰知其異。且趣當生。奚遑死後。高橋五郎論之。謂是皆絕望之語。陷於自暴自棄。流于放情縱慾。嗚呼。推楊朱之罪。則亦何止於此。夫楊朱所持者。亦現世主義也。然於現世之中。不勉爲人生應盡之道。而徒以鮮衣厚食聲音美色爲樂。至教人不爲仁聖。而爲凶愚。不爲堯舜。而爲桀紂。苟偷俄頃之歡娛。以待一死之臭腐。生前死後之是非毀譽。皆所不顧。此與孔子所持之現世主義。有大相反對。如水火不能相容者。此直人道之公敵。而不僅爲孔教之仇讎也。然惟其與孔教所持。皆爲現世主義。則凡孔教之徒。既不能以佛教之理。了解死生問題。而惟於現世之中。日用尋常之事。兢兢業業。惟恐失墜。則必遇事遇物。皆爲一身苦惱之緣。於是楊朱之說。得以乘間抵隙。入而據之。學孔子則甚難。而學楊朱則甚易。學孔子則甚苦。而學楊朱則甚樂。人情莫不惡難而喜易。避苦而趨樂。於是我躬不閱。遑恤我後。遂爲中國普通社會之思想。至今日而國事之危。有如累卵。舉國上下。人盡知之。無論若何頑固之徒。未有實信今日之中國爲太平無事者。然知之而遂心焉憂之。謀所以挽救之者。舉國中無幾人焉。自公卿大夫士。以至于庶人。日孜孜於社會。以謀其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樂。不求當世之譽。不顧後來之毀。甘爲凶愚而不惜。至語以國事。則掩耳而走。瞠目而視。若與之言他國之事也者。問其意之所在。則偷生而已。畏死而已。姑保此首領尋娛樂以待死而已矣。不惟存之於心。抑且出之於口。與楊朱之說。無絲毫之差異。蓋純粹之楊朱現世主義也。夫中國號稱儒教之國。若以此而亡其國。抑豈孔子所能任咎者。然使中國果真屏孔子而師楊朱。取大成至聖之號。移而奉之一毛不拔之人。則羣知中國爲楊教之國。而非儒教

之國名實相符。表裏如一。則亡國之原因。猶易尋其所在。無如儒教之徒。又曾有如韓愈等者。好爲名實相反之論。以炫其奇。如其代周文作姜里操曰。臣罪當誅。天王聖明。桀紂而可爲聖明。則堯舜亦可爲暴戾。凶愚之與仁聖。可以互易其名。此又楊朱之所不及料矣。然中國之人。方將欲陽奉孔子而陰師楊朱。則亦利用此謬說而樂爲附和之。千百年來。此種論說。流行社會。又已成久假不歸之勢矣。故中國今日之人。明知國家之危亡。猶可頌曰太平。明知官吏之腐敗。猶可媚曰文明。明知人士之無罪。猶可誣曰當誅。充其量。卽謂楊朱大聖。孔子無道。蓋亦無所不可。特古昔已定之位置。不敢驟易之耳。夫名實淆亂。表裏違反。至於如此。則日本人之常言。孔子之道。不行於中國。而行於日本。中國奉其名。而日本行其實者。豈過言哉。不然。孔子所謂誠意正心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。何於中國無一能實行之人也。夫孔子之現世主義。行於日本。猶必假佛教以助之。而後實行之力始大。而況中國既無佛教之助。又有楊朱之奪。復有韓愈等。爲我國民獻自欺欺人之術。則秦漢以前輕死尙俠之武士道。果何自而有稍留根芽之地者乎。故中國武士道之所以銷滅者。又因此似孔似楊非孔非楊之學說有以斬削之之故也。夫以儒教爲正。以佛教爲輔。而發達此武士道者。日本之所以強也。以儒教爲表。以楊教爲裏。而斬除此武士道者。中國之所以弱也。此卽所謂學術不同有以致之之故也。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貴者。貴其能輕死尙俠。以謀國家社會之福利也。然而死者。實人生最難之問題。白隱禪師謂死生者事實也。非可以空言空論自慰。以慰人者。故苟非其人之理想。能超然於死生之外。則必不能輕棄其身。而欲人知此身之輕而可棄。則此身以外。其更無重於此者乎。抑有重於此身而不與身同棄者乎。由此以求之。則宗教界哲學界有一大問題焉。乃靈魂之死與不死是也。古今學者之所論。大抵出入於兩端。其主靈魂有死說者。有二派焉。其一則謂死者

斷滅而絕無。如法儒笛卡兒言人之死也。非靈魂去其身體之結果。不過身體之機械破壞而停止運動耳。然奈布尼克反對之。以爲生物者多數之單子積合而成。其中一單子握主權而爲靈魂。他單子皆從屬而爲身體。植物之精神無死生。則人之單子亦無死生。故死者非消滅而進化也。其二則謂人死惟靈魂滅。其他不滅。如科學家朶因氏哈克斯列氏清達兒氏之倡生物進化論也。以爲宇宙間之物體。皆由元素之化合。物體有生有滅。而元素無增無減。人身組織之物體。亦猶是也。雖生活力喪失以至於死。而勢力恆存。物質不滅。然英儒西濟伊克氏買耶氏反對之。以爲今日之哲學。不當反科學的而當超科學的。以目的論的見解。勝機械論的見解。科學者謂人類以適于地球熱度而成形。然地球之原始如何乎。科學者謂地球由太陽分離。然太陽之原始又如何乎。以此窮科學者之說。凡此者皆謂靈魂有死說之未能盡善者也。其主靈魂無死說者。亦有二派焉。其一則謂死後有轉生。世界古時各種宗教。皆有此說。如猶太教之言天國地獄。印度之波羅門教佛教之言八大地獄及修羅餓鬼畜生之各道輪迴。埃及古教之言人死之後。轉輾於一百餘種之動物而復爲人。梭格拉底亦謂死者如船長促予出帆。生由死來。死由生來。於此有死。卽於此有生。故以哲學爲學死之學。然世人之反對此種論說者。則曰。告汝死屍。蠕蛆蝟集者。汝之後身也。汝之轉生也。嗚呼。此實快論也。夫世界至今日。科學日進。此等謬說。自不待辨。歐美之人若此觀念者。蓋已漸少。惟南洋土蠻猶謂死爲第二之生。中國今日下等社會女子社會。猶持此輪迴報應之說。以爲懲勸。則無教育之國所必有之現象也。其二則謂死後無轉生。如普拉得之言人之精神居于肉身之中。而生束縛。故必於肉身上制下等之情慾。養本來之性質。而歸復於實體。然加藤咄堂論之。謂精神舍此肉身。必無所歸。則亦不能離肉身而存實體。凡此者皆謂靈魂無死說之未盡善者也。然則靈魂果有死

乎。果無死乎？欲言有死，則世之死者無所勸，欲言無死，則死後之精神，人誰見之者？雖然，吾思之，吾重思之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不獨其體魄之異也。尤在其精神之異。禽獸之知覺，亦能覓食以避飢，擇居以避寒，自謀其體魄之生活，惟其精神所及者，不過如此。雖亦有愛護其羣之德，然不能發達此精神，使之布於當時而傳於後世。此其所以不如人類也。若夫人類，專以體魄而論，據生物學者之言，則人猿同祖，其一身之構造，所以異於他動物者，蓋亦幾微無幾。惟其精神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，此其所以爲高等動物也。若如楊朱之學，專以其高尚純潔之精神，用之於鮮衣厚食，聲音美色之地，以自適其體魄，圖生前下等之樂，而不能任重致遠，以謀人羣之福利，則與禽獸直無以異。安見其爲人類乎？故人類與禽獸之界，不以體魄之構造分之，而以精神之作用分之。可一言以判焉。曰：精神戰勝體魄者爲人類，體魄戰勝精神者爲禽獸而已矣。雖然，人之精神與體魄戰，而欲求其勝，此其事亦甚難。既有體魄，則有衆苦，飢寒勞動，在在迫之。於是衣食住三者之慾望以起，而此慾望者，因體魄而牽及精神，環吾一身種種困難，皆爲精神之累。此仁聖凶愚堯舜桀紂所同有，而不能避者也。惟桀紂則以精神殉之，而成爲凶愚，堯舜則不以此變易其固有之精神，而成爲仁聖。故仁人君子每遇不得已之際，輒毅然棄其體魄而保其精神，誠以理欲交戰之際，必有一勝一敗，二者既不可得兼，則甯舍體魄而取精神，以一死棄此臭皮囊之苦累焉。雖然，體魄則已死矣，其精神亦將與之俱死乎？是則不然。夫今日之世界，爲古人之精神所創造，將來之世界，又必爲今人之精神所創造者，此人類進化之道。純恃此以爲之元素者也。仁者之精神，恆以普濟衆生爲其畢生之義務，其身雖死，而其精神已宏被於當世與後來之社會，故孔子死矣，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，皆其精神也。釋迦死矣，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，皆其精神也。於中國言孔子則孔子死，於日本言孔子則孔子

生。於印度言釋迦則釋迦死。於日本言釋迦則釋迦生。死者其體魄。而生者其精神故耳。

由此推之。今世界之言共和者。無一而非華盛頓。言武功者。無一而非拿破崙。言天賦人權者。無一而非盧梭。言人羣進化者。無一而非達爾文。蓋自世有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崙盧梭達爾文諸傑以來。由古及今。其精神所遞禪所傳播者。已不知有幾萬億兆之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崙盧梭達爾文矣。而遂以成今日燦爛瑰奇之世界。其餘聖賢豪傑之士。皆無不如此者。此無他。體魄者所以載人之精神者也。使無精神。則體魄無所用。使無體魄。則精神亦無所宿。然體魄者無百年而不死。無論若何賢哲。能以不死之丹。長生之藥。避此無常之風。以常留於世界。而欲以此至促之體魄。載其至永之精神。此其道無由。於無可如何之中。而欲有以補之。則惟有借來人之體魄。以載去我之精神而已。去我之體魄有盡。而來人之體魄無盡。斯去我之精神與來人之精神。相貫相襲。相發明相推衍。而亦長此無盡。千秋萬世。永遠流傳。非至地球末日。人類絕種。則精神無死去之一日。盛矣哉。人之精神之果可以不死也。故予以爲非解釋死後之精神問題者。不能解釋生前之體魄問題。世之宗教家哲學家。有欲於生死問題中。求正大無弊之說者。或亦以予爲知言也。梭格拉底有言。人類之進步。以個人連續之無限。而始成之者也。豈非此意也乎。雖然。此理也。固猶哲理中言也。以之對於吾國國民所師奉之楊朱學說。重體魄不重精神。顧生前不顧死後者。則猶有反對之勢。彼以爲死後至永之精神。留之亦將何用。生前至促之體魄。其苦已不可償。羣將笑爲大愚。而無從得其相喻。然予於此更有說焉。夫楊朱之持現世主義。必以爲天下萬事萬物。舉不足以敵生時體魄之樂利故耳。必非生前體魄無可樂。而必強留此以自苦惱也。夫人欲體魄之樂。則必於衣食住三者之求適意。而欲三者之適意。則必於生計使能活潑而不困窮者。此一定之勢也。然今日之世。

界則正各國并立。強國奪弱國之生計。強國國民奪弱國國民之生計。而自求其衣食住之適意。以遂其體魄之樂之世界也。故於農業則力求種植。於工業則力求製造。於商業則力求交通。而又知欲求三者之發達。以與他國之國民競爭。必非各個人之力所能濟也。於是合羣力以組織一國家。爲保護一國人民之具。環地球各國之國家。未有不內以保己國國民之生計。外以奪他國國民之生計。爲其職務者也。然猶恐內政不足以及外。復重外交。設國與國競爭之機關焉。爭之不得。則兵力隨之矣。故今世各國之戰爭。非如古者爭地殺人役之役也。戰勝之後。地棄之而不必取。人棄之而不必殺。惟與訂條約。取戰敗國國民之生計。攫之以歸於己而已。故兵強國盛者。其國民之衣食住。多有富美優厚安閒逸樂之象。誠有如楊朱所言鮮衣厚食聲音美色者。如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之人皆是。此吾國國民所親見而震駭之歆羨之者也。及反而觀於吾國。則自上至下。人人皆有趨利不遑之狀。爲官吏者各自營其私囊。謀歸樂於鄉里。問何以故。必曰生計之故。爲士爲商爲工爲農者。日孜孜於社會。求所以自養且養妻子者。日如不及。問何以故。必曰生計之故。近十餘年以來。富者降而爲中產。中者降而爲貧人。舉國之人。其於一生數十寒暑之中。能安然坐享。不憂他日之凍死餓死者。蓋四萬萬人之中。不能得萬分之一也。此無他。中國之人。無自保生計之國家。其生計日爲他國國家所分取。他國國民所分奪。而日陷於九生一死之地。其致此之原因雖甚繁多。然其總因則必由於我國國民之公德不昌。各謀私利。於團體公共之利益。毫不注意。故不能組織國家。以謀公共之生計。因而個人之生計。亦以不保。力薄氣渙。坐待外人之攫。至於今日四百萬餘之土地。五十年中。已失去二百三十餘萬英里矣。工商不振。每歲流出之財。已至一萬萬四千餘萬矣。各國求其工商運輸之便利。於我國內所起造之鐵路。已至四千四百四十五英里矣。其餘失去之礦產航路稅關郵

政工廠等。尤所在皆是。取吾人所以爲衣食住之資本者。幾已攘奪罄盡。猶且競爭未已。不肯稍留餘利。以爲我等養生之具。吾國國民本欲各營其私利。而不顧公利。而其結果則以不顧公利之故。至私利亦不可得。所謂生前體魄之樂。不知何年可以適意。而轉死溝壑之期。反日迫一日。不得衣則將凍死。不得食則將餓死。不得住則將勞死。去生之日漸遠。去死之日漸近。十年以後。吾恐中國國中。亦將如印度內地。有乞人滿路。餓殍盈谷之慘矣。嗚呼。我國民與其爲楊朱所欺。而長此謀個人獨生之樂。而不可得也。則何不謀團體共生之樂。而因以得個人之樂乎。與其羨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人之體魄娛快生計優裕也。則何不自謀我國之生計。而亦求其體魄之安適乎。且與其待凍之至而謀衣。待餓之至而謀食。待勞之至而謀住。則何不早謀之。謀之不得。亦不過凍死餓死勞死而已也。非有他也。且與其明知必有凍死餓死勞死之一日。則何不於未凍未餓未勞而先求其死所。故在今日之世界。而居中國之地爲中國之人。避死亦死。不避死亦死。等死也。與其爲避死而死之人。何如爲不避死而死之人。夫避死而死者。中國今日之人之死法也。不避死而死者。中國古時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也。其死則同。其所以爲死者則大異。加藤咄堂之論死法也。分爲六種。健全者三。不健全者三。健全者。一曰。視生死如一。謂聖哲之達觀者。二曰。死於個人而生於社會。謂以死成仁者。三曰。信天命。謂當事變而不亂者。不健全者。一曰。自死以斷痛苦。謂自殺者。二曰。以死爲得未來之生。謂情死者。三曰。以死爲得精神之安慰。謂迷信死後之幸福者。吾中國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。則皆健全而非不健全者。若夫今人。則方在偷生避死之時。卽不健全之死法。亦未暇研究之也。國民乎。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。興四千年前之人物。後先相接。而發大光明于世界。使已死之中國。變而爲更生之中國。與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於地球之上。稱爲黃種中第一等國之國民者乎。則或者挾

虛無黨之刃以與雷電爭光也。或者舉革命軍之旗以與風雲競色也。或者奮軍國民之氣以使中國國旗揚威振彩於海外。以與列強爭一日之雄也。皆必以至誠無我之精神。而能了解生死問題者。斯不惟政治上之精神。抑亦學術上之精神矣。予聞梁氏將述武士道之死生觀。別爲一書。曰「死不死」。不知其所論與予若何。夫子之欲以佛教助儒教。以日本鑒中國也。與梁氏述武士道之意必相合也。今質之梁氏。以爲何如。湘潭楊度叙。

